

中國國民黨五十週年紀念論文

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



敬
指
乞
政

王
芃
生

本黨五十週年紀念論文

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

王芄生

上次國府紀念週，本黨先輩張溥泉同志，報告慶祝本黨五十週年紀念時。希望同志志氣集關於革命之快聞遺獻，或本諸親歷追憶，著論發揚本黨領導革命之光榮史蹟。以資紀念。欣聞之下，不勝感奮。

國父手創興中會以來，雲馳電掣已屆五十週年慶典。予自十八歲參加革命，屈指亦三十四年矣。在此短短期間。本黨創造中華民國。艱苦備嘗，危難迭起。黨與國運，同其休戚。其間不啻世界變局，天翻地覆，幾閱滄桑。而吾黨護國、護法、北伐統一，乃至抗戰八年——幾度死裏求生，轉禍為福。雖今勝利在望，然猶未恢復和平，與世同庥。反遭天敵壓境，餘孽猶兇。致本黨五十週年大典，仍以戰時從簡。未獲於康樂和平中舉行歡忻歌舞之普天同慶。則凡屬黨員，除追慕總理、緬懷先烈體念總裁之宵旰憂勤。各獻其身家性命，協同軍民，加倍努力。以爭取戰爭與和平之勝利，完成抗戰建國之大業外。當茲盛典，首應作嚴肅之自我檢討。各自增進其忠黨愛國之熱誠，匡補其殫精竭力之所未足。反躬自省，不勝惶悚遜小之至。

一、幼年所受革命思潮之影響與見聞

予生於甲午戰爭之前一年。與憂患俱來，乃宿命所定。先父母雖承家道中落之後，然能安貧樂道，先人後己，跡近禹墨。自幼所受薰陶，對於我之性格思想，影響極深。五歲受書，知識漸啓。十歲受最末一次童子試後，即停科舉，興學校矣。

醴邑僻處湘邊聲氣閉塞。在科舉時代，湘習以「醴陵文章」爲不通之代名詞。雖鄉先賢湯天漢吳德襄李青藩諸先生，曾享盛名。然皆以古文辭見長，而非試帖八股之健者。自株萍鐵路開通，輪船可經株洲湘潭長沙，以達於江海。於是吾邑文運大興，思想急進。邑高等小學堂監督潘晉（盞生）教習文俊勳（海濱）劉澤湘（今希）王泰鍾（小鳳）張羽曦（子沛）諸師，皆留東歸來之新人。與邑先輩甯調元（仙霞）文斐（牧希）蕭耀鯨謝肖莊等，多屬同盟會會員。在東城開設醒民書局，爲機關。流通新書，盛倡排滿革命。並以肩挑貿易，轉販於鄉間私塾。謂之賣「時務書」。時予已考入高小第一期，爲甲班。受諸先生之啓發鼓舞。愛讀猛回頭，革命軍，自由鐘，自由血，浙江潮，洞庭波，等各革命畫誌。感想因之躍進。雖以年幼，尙不知如何纔能革命？然心嚮往之矣。仙霞先生，因黨禍入獄。猶時寄獄中感事詩到校，最勉同人。最令予感動者，有云：

「千年華表鶴歸遲。愁絕川原異昔時。劍理豐獄遠衝斗。柯爛衡山爭看棋。」……

惜後半予已忘之。首句悵不知何時得歸？次句歎時勢日非。三句示此心堅定。四句勗吾人毋徒傍觀！追念先烈，至今愴痛。時適有先輩某，欲爲予議婚。予抄寄此詩並賦春日雜感以明志：

「落水青山如鏡黛，含煙翠柳似顰眉。卽今兒女懷春日，正是英雄勵志時。

承不以爲忤，並覆書嘉勉。予得力於先輩之寬容鼓舞者，至今難忘。惟予少作之能憶及者，特寥寥耳。旋以無力繳費。至最後一學期，竟致輟學。而轉入不收學膳費之醴陵磁業學堂藝徒班，習陶畫及陶業化學。畢業後。作工一年半。稍積工費，得有赴省投考陸軍小學之旅費。

磁業學堂，爲熊希齡先生所倡辦磁業公司之附屬學校，在醴陵北門外之姜灣。屋後爲姜嶺，俗名盤盤嶺。時爲巡防營管帶趙春靈駐防之處。常聞殺人！萍瀏醴起義之役。在吾邑新洋等地，坐草台，舉義旗者。多會黨中人。而彈壓慘殺義士者，乃巡防隊。事後夜殺餘黨章蘭亭等三人之慘絕人寰。爲予在姜灣所耳聞目覩。載在予所寫「夢痕片影錄」。但黨史經纂委員會所編「黨史概要初稿」。關於此事，特標明醴陵一組，爲防營兵勇。瀏陽一組，則爲會黨。當時或有誤報，未知別有確據否？以予寡聞：則萍瀏舉義之基層組織，皆爲會黨。萍礦工人，固亦會黨所操縱。至於醴陵防勇，則似居於反動地位。尙冀黨國先進，再加考訂，以昭信實。否則防營掠美而義士含冤矣。

陸軍小學時代，爲予參加革命運動，及奠定立身治學之重要關頭。予既幼受革命思想之陶冶，復獲投筆從戎之機會，於是治學益勤，亦知擇友。當時長沙學界，有「叫化修業」（修業中學尙儉樸多寒苦子弟）「腐敗師範」（指優級師範之長衫隊）「美人實業」（多富秀子弟服飾都麗）「奴隸陸軍」（以有上下無是非有服從無理由爲教之故）之通稱。予入堂之初，頗以爲慮。幸當時總辦爲文人湯魯藩。與歷史教習張佩衡，修身教習陶忠靖，國文教習鄭海南諸先生。乳水交融，握有實權。武教習尙得仰承顏色。予在同學中，除體操外，功課較好。尤以文史見長。考試從未出前三名。深得諸師之愛重。因有在校外結交師友之便。並不時得請操假，以其時間博讀羣書。此雖武教習所不喜，而文教習反嘉勉予之敏學潛修。由今思之，固未可爲訓。但予之治學基礎，賴以奠定。惟予冠得參加革命之光榮者。雖獲校內師友之庇蔭；然實出於校外師友之引導。

校外師友中，當時影響最深，或曾共患難者。以曾傑（伯欣）劉勁（視城）周岐劉敦築爲最。敦築爲同學劉敦榮（後改名劉嚴）之胞兄，年事稍長。已加入同盟會在長沙吸收青年之一祕密組織，名曰嚶鳴社。其幕後爲同盟會員會劉等所主持。經過嚶鳴社往來測驗，認爲思想堅定者，始介紹入同盟會。已酉秋末，過從既密。始爲予言，邀爲加入。並引予見會劉兩先生。時以革命互勉。視城先生並爲予等述湖南革命大先輩曾靖之佚聞故事。贈「大義覺迷錄」一冊，暢談其反賊官製偽書之見解。予夙富歷史興趣，感動

尤深。庚戌之夏，更由礪城先生得識賀寅午先生。時在邵陽中學主講國文，鼓吹革命，翌年。譚心修先生，由上海來，傳達革命消息。即住該校。寅午先生因評點試卷，遇革命文句，輒加圈點贊賞。旋被奸人告密，而處死刑。予所觀湘省革命文獻，竟遺其名。亦一疏漏。

辛亥仲春，邑人蕭驪鯨，隨譚石屏諸先輩返湘，傳達黃克強趙伯先諸先生奉 總理命策動各省相機起事。湘中同志，甚為興奮。會傑與邑人文斐等皆預其謀。會所辦文明續業女學堂，當時為長沙革命之策源地。時最注重新軍及防營弁目，以及陸軍學生，綠林義士等。各學校皆有潛伏同志。體操教習，亦所珍視。予於是時始識涂鑑衡周岐等。涂即體操教習之一。周在落星田實業學堂。予在陸小。以校規較嚴，提調夏國楨善逢迎長官，又與予等不睦。曾受其「留堂察看」處分。尤以賀寅午先生被害後，予等頗存戒心。除與同學陳圖南，田亞龍，黃承笏，劉敦榮等五人，互相策勉以外。僅以友誼方式，連絡其他同學。個中底蘊，未敢多以語人。

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事敗之後。保皇黨及清吏之狡者，益大放其「革命將招外國干涉無異自速其亡」之詭說。以搖惑人心。期阻革命思潮之澎湃。我海外同志耳濡目染，固熟悉國際情形。且本黨胚胎時代之與中會創立章程，即規定：

「嘗設一公所。為會員辦公之處。——講求與中良法，討論當今時事，考究各國政

可見本黨眼光遠大，自始即注重研究國際問題。我

總理深知爲啓導革命順境，外交最關重要。庚戌廣州失敗後。即以策勸國內起義事宜，交統籌部黃興趙聲諸先烈承辦。而對外宣傳策勸，則自任其難。其奔走海外，非僅爲籌款與擴展海外黨務。而欲預獲友邦諒解與援助，至少不加干涉。尤關重要！例如獲得法國陸軍部，命其武官布加卑向總理轉達法政府贊助革命之好意。其後武昌起義時。

總理在美洲已獲同情。以英國態度，尤關重要。乃離美赴歐，與各國政府接洽。預弭外力干涉之障礙。

總理多年在外交上之活動與成就。在辛亥推翻帝制政府一役，實顯示以外交補助軍事之偉大成功。故當時清督瑞澂，曾一度向駐漢領事團乞援。法方果踐前言，其領事又爲總理舊友。故在領事團會議席次，即首先主張武漢革命目的，在改革滿清政治。各國不宜加以干涉！俄領附議，他無異言。遂得議決宣告中立。彼時德國雖欲支持清庭。亦僅有二三武弁，潛伏清軍，暗施技術援助而已。畢竟不敢倡言干涉，與公開援助。否則以當時南北兩軍之強弱懸殊，倘非總理預造此良好外交環境。以資掩護，以補軍力所不及。則恐清饒愈張，革軍不免爲之奪氣。其成敗未可知也。

總理外交上之偉大成功，在今日固值吾人追慕與效法。但當時國內同志之任務與心

力，皆集注於刺探清廷弱點，一意講求起義方法。對國際外交，無暇兼顧。因之，難有明確堅定之見解。故保皇黨與清吏所散佈「革命必招瓜分」一事。在當日頗有啓人疑懼之作用。尤以黃花岡惡耗傳到長沙。若干同志，不免沮喪。適上海同志密運革命書籍多種到湘。祕密分配各同志傳閱。（是否譚心修同志帶來記憶不清）予等亦分得五份。中有汪精衛所寫小冊一種，表紙題名「立憲外交問題」。內容以反駁「革命必招瓜分」爲主。並詳引上年葡國十月革命之近事爲例，證明革命決不致招外國干涉。且惟革新政治，方能邀外國敬重。闡述總理惟革命可以救國之大義。在彼時確不失爲一對症下藥之精神食糧。迷霧爲之一掃，人心於以振奮。予幼讀邑先輩劉彥（式南）初版「中國近世外交史」（後改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曾函予爲補訂若干條）對國際外交極感興趣。先是在磁業學堂時代，曾受過日人安田乙吉大元禮吉及一女教員松本某子之教育。飲聞留日歸國諸先輩所談明治維新事績。對日本問題，引起注意。在「陸小」得讀黃遵憲「日本國志」及王先謙「日本源流考」。又以革命先進，多往來日本。中日關係密切。至是更認識革命成敗與外交運用之重要。立志研究日本及國際關係，以待有用。今汪逆雖中途叛變，然彼時小冊，迄刺攝政王兩事。予受其感動不小。依孔子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」，一輩教旨。雖今對汪深惡痛絕，迭加口伐筆誅。然敘述此事，仍當不以人廢言，亦中庸之道也歟。

二、參加革命戰役之開始與感想

自四川鐵路風潮擴大，湘省亟謀再舉。曾傑楊任焦達峯鄒永成謝介爵諸先輩。或留省城主持。或分赴湘西、湘南，湘中，連絡策動。邑先輩文斐瞿維藏丁洪海等，皆預其謀。並得張翼鵬（毓鯤）先生之護導。（時為新軍馬隊管帶）是時新軍及巡防隊之弁目，為革命主要實力幹部。予等亦得在馬隊各領子彈一排，並將刺刀開口，以備緩急。蓋自天心閣密議洩漏，及李洽同志造炸彈失慎，逃入雅禮醫院後。湘中謀起義及其後謀舉應武漢革命之事機。早被清吏偵悉。清撫余誠格，與巡防統領黃忠浩等，密謀對策。將調新軍離省，而調巡防隊集結省城。並先令將新軍子彈，繳存軍裝局。每營只存衛兵警戒所需之少數。連陸軍小學實彈演習用之少數子彈，一概封存，顆粒不留。並密派探目，分駐各機關學校，檢查信件，監視言動。情勢益增嚴重；

先是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之捷音，傳到長沙。人心為之歡躍！而清吏憂惶失色，警戒倍嚴。除封存子彈外。正擬實行調虎離山之計。欲將新軍四十九標兩營調岳州臨湘，五十九標兩營調寧鄉益陽。而以第三營陳書田管帶所部三隊，調常德。僅留其一隊守營底。（此營後為予在常德革命，得以倖免虎口之掩護。）又飛調鎮守巡防隊五營來省，圖鎮壓革命。一如趙爾巽在奉天，調新民屯張作霖防營進城，及其對付蔣方震（百里）藍

天爵之故事。蓋其時，八旗駐防，已同虛設。故清吏多倚防營爲指臂，而視新軍如蛇蝎也。然余誠格不知湖南巡防隊之弁目，多已隨新軍潮流，加入革命組織。而吾黨當初亦以黃忠浩爲湘人，宜若可以大義動之。並曾有黃如響應，可舉爲都督之一度私議。此事聞經先輩龍硯仙鄒永成同志等，數次密勸。始尙支吾其詞，終露欲爲中與名將口吻。此其取死之主因。

湖南自馬福益舉義失敗以來。一再密謀首義。或以時機未熟，或因防範過嚴。均未得果。及武昌起義，孤軍危急！不但武勝關未下。鄂北門戶，猶在北軍手中。且增援兩攻，其勢方張。倘環繞武漢之湘贛川皖，不速起響應，馳軍赴援。誠恐再有中道夭折之危險！而余黃調虎離山，引狼入衛之毒計，正在進行。且黃不聽忠言，必謀反噬。湘局亦岌岌不可終日。此時湘中同志之焦急與激昂，非可以言語形容。卽一般人心，亦期待吾黨能奮不顧身，急公仗義。故湖南得首先響應，行所無事。飛兵援鄂，不誤時機。武漢軍心，因以大振！迨各省風起雲湧。清勢日孤，大勢定矣。

長沙起義，所以能兵不交鋒，而一呼百應者。外有 總理及黃（克強）譚（石屏）諸公之感召。內有焦（達峯）鄒（永成）諸先輩軍隊工作之得力。新軍下級官長與正副目中，多投筆從戎之智識青年。又得張翼鵬、陳強（時爲馬步管帶）二公之護導。故發展甚順。卽以巡防隊而論，雖其統領黃忠浩，狡展倔強。但其優秀弁目，亦多熱心革命

。至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八月下旬，風聲尤緊！此等實力幹部，曾密議於玉皇殿。分別承擔各營隊指揮發動之任務。復於會傑所辦之文明女學，密商對付余黃調虎離山之處置。雖舉事一再因故愆期，幸負責連絡新軍之焦達峯先生，已趕回省城。遂於八月廿七日，邀集負責各文武幹部，大會於賈太傅祠。（體育學堂）決於卅晚起義。鄉先輩文斐、丁洪海、左學謙等皆到會。予等於廿九日下午，始得通知。囑屆期見砲兵營火起爲號。集合同學待命。聽新軍指揮。然是夜迄無動靜，新軍亦無人來。當時不解何故？

九月初一日晨，忽聞砲聲三響。料爲發動之新信號。正擬出外探詢究竟。提調已監守門衛，嚴禁外出。旋即吹號站隊。夏親到操坪指揮。聲稱：「革命黨已發難響應武昌。諸君此時欲做開國元勳；或中興名將？可由諸君自己決定。但校內秩序，不可擾亂云云。其摸稜兩可之態度，已令人憤慨。此時門役忽報有人來校，傳達命令。提調請其到操場說話。始知焦都督派李達同志來，召予等赴諮議局聽令。並當場宣唱予等五人姓名，致引起同學譁然！謂革命何得有私心？僅傳五人前往。某君與陳圖南同志有世仇。竟欲乘機報復。倡言如此不公，可殺彼等！予知其故。乃高聲喝止：不可假公義報私仇。予等可與同學俱去。同生共死，不得內鬩！時僅予等有子彈，刀亦開口。李達亦自覺疏忽。當衆道歉。予等遂率全體同學赴諮議局。經焦都督勉勵一番，遂得無事。而湘局大定。當時僅殺巡防統領黃忠浩，長沙知事沈瀛兩人。及一狐裘搶犯，與一推小車藏有馬

刀者。余誠格已潛逃。藩署親兵復妄謀反動。夜襲官錢局，殺害同志一人，傷一人。旋被新軍包圍繳械，省城卒得免於戰禍。

旋寶慶等地，次第光復。惟常德巡防統領陳斌陞，辰沅永靖道尹朱益濬等。負隅自固，反抗革命。九月四日，焦都督命予隨西路招討使揚任，（晉康）副招討使余昭常等赴常德。招討使署軍政科長爲涂鑑衡。予及四期同學劉敦燾武振。五期同學修懿歐向忠勇等。皆爲軍政科科員。文案爲靖港老人劉映黎，及刑名長沙熊某等，文武約七十餘人。於九月六日乘輪赴常德。楊爲留日軍械體育學校出身。自川路風潮起後，即担任西路之策動連絡任務。與會黨關係密切。余則爲會黨首領，預定携款械前往，約集會黨中人來常德編軍。如陳不受招撫，即以武力討伐。可恃爲友軍者，時僅有調駐常德火星池之新軍陳書田一營。亦祇有前左右三隊，後隊在長沙守營底。陳籍直隸。（河北）事前無連絡。所恃惟周隊官崇岳，葉排長松鰲，及胡司務長某，（忘其名）與弁目之贊助革命者。葉爲予之同鄉，且爲已故管帶呂先靈楊秉書（策三）之親戚。乃予最可依靠者！然以與巡防營之實力相比，有天壤之別！但當時予等並非分批化裝前往秘密工作。乃正正之旗，堂堂之鼓。氣吞常態，目無防營。及今思之，在技術上雖覺幼稚。革命因幼稚而失敗者固多。然亦正賴有此磅礴素樸之稚氣，方敢革命。若過於熟透事故，計較利害；則將遇事趨避，一無可爲矣。先烈多無憑藉，而敢與清庭肉薄，前仆後繼。卒能推翻三

百年統治，剷除兩千年帝制者。其稚氣當較智術，尤爲難能可貴！予以後死之身，追念當年同難先烈。根觸萬端，而對以幼稚爲先烈詬病者，不敢苟同。今當國家重遭大難，作最後爭扎之時。對智識青年從軍諸君，同望其智術能駕現代強敵而上之。尤盼其勇往直前，奮不顧身之稚氣。無愧於蓋命先烈。忠魂烈魄，賴有此耳！

抵常德時，已近黃昏。官民均在江干鳴爆竹相迎。蓋其時陳陸斌部，亦慌於新軍全體及省城防營，皆已參加革命之故。不敢貿然反抗。其他則皆衷心歡迎革命，且有多數爲同志也。因以考棚舊址爲招討使署。在焦陳無恙時，防營並無動作。若省城無政變，由此卽能脅服陳斌陸，非不可能。此則楊余之所預料，故不復用秘密方式。但省城突生政變，則出其意料之外。故陳敢乘機爲黃忠浩復仇。此種階階，亦不在顯與；而在蕭牆之內也。

時會黨中人，迄未到齊。除常德師範師生，同心贊助外。連警衛亦缺。乃建議：先調商團駐考棚，權充衛隊。力言不必專候會黨，應先與新軍商洽。俟會黨到齊，卽以新軍爲骨幹，混合編軍。較爲有力。因念楊涂皆專習體育，我輩亦僅陸小軍事初階。指揮幹部極乏。故獻此議。幸承採納，並派予速赴新軍磋商，徵其意見。初不料予竟因此倖免於難也。

初十日，焦陳被害之電，被陳斌陸所扣。予等不及知。時所携軍餉，皆官錢局票。

市面忽生謠言，喧傳「革命後，大清官錢局票已作廢」。或爲陳賊所放，欲以困我輩，亦未可知。因此全員出動，向各公共廟宇，集衆解釋：「官錢局票由軍政府担保，照常通用」。予以另有赴新軍連絡之任務，未參加演說。而逕赴火星池，訪葉排長。欲其介周隊官等談洽。比至，則督已帶兵出巡，維持市面秩序。乃留條請其歸後來考棚一談。予回考棚，卽告知商團門衛：在內候葉，到卽引進。乃候至夜深，竟不見新軍任何人來，予殊不解。十三日侵曉，恐葉等外出。卽更衣馳往，欲一詢究竟。比至，葉尙未起。因語傳達：有急要面商，央再入告。引進晤葉，一面盥洗；一面責我違約。詳詢始知彼到考棚時，門衛稱全體出外演說，請其向各公共場所尋覓。致彼尋遍廟宇均無予之踪影。故以相責。猜度商團無訓練，或因門衛換班，未曾叮囑下手之故。因飭兵馳告周胡兩同志。彼等誠欲詳知省城消息，予卽急於先商編軍計劃。將前項意見陳述後，葉同志謂：事雖重要，但分割建制，混合編隊一層。此間恐難決定。陳管帶已奉總統電召，今晚卽開赴晉省。須向上級請示云云。餘尙未及表示意見，忽探目氣急敗壞，直奔而來。報告巡防隊已經攻進考棚，殺傷多人。予求卽時發動！彼實告：雖號稱一營，在此僅有三隊，衆寡懸殊，又無標統命令。不可孟浪，反致誤事。主張先以協同維持秩序爲名，派隊出巡，藉便保護營救未死同志，較有實益。因囑予在營候船，隨陳管帶回省，不可外出。予以各同志生死不明，且多外縣人。言語不同，有再被捕殺危險。何可擅自回省？因央求

派人引導，查明真象，再議善後辦法。承借新軍書記長衣帽，爲予易服。並改名王楚初。選得力副目某，（忘其名）爲嚮導。囑予務少開口。一切可由副目應付，免露馬脚。先偕赴考棚調查。門衛森嚴，喝問何人？做甚？答以新軍書記長來此收屍。門衛稱：無論何人，收屍須借地保來。予始知收屍須憑地保之事。求先進去察看，再覓地保。入門，祇見白木小棺，雜置雨中。無從辨識誰何？血已被雨沖作鏽色。五中欲裂，勉強入內覘視。徒見公私空箱與公文紙張，狼籍滿地。閱無一人。不能再忍，恐被察覺。即偕同退出。行稍遠，心傷氣結。茫無頭緒。稍定，始憶常德師範，即在隔壁。央再同去探詢。比及門，副目忽陪一穿棉袍者琴談。囑予獨去會客。至號房，連書米贊元鍾傑姓名，皆即被關人撕去，低語已一死一傷。正欲再寫時，老關人忽高聲語我：監督現在商會，並不在校。等候無用，請明日再來。予正不解所謂。瞥見副目和棉袍者，已走近號房。副目聲稱：請書記長回營，明日再說。並向我衣袋取出書記長名片，遞與棉袍者，匆匆出門。行稍遠，責我馬虎。始承告知彼人足着雲頭靴，乃防營坐探。予始恍然！並感激老關人之善意。因悟老人言，遂往商會。時同難同學修鶯歐之尊翁翰卿先生。爲商會領袖。被捕及逃出者，多承其保釋，或資遣。始知殉難者，爲楊任、余昭常、向忠勇、米贊元、胡幻庵、張學禮、陳凝之、余化龍、張盛堂等，九同志。而涂鑑衡、武振、鍾傑，及熊某，皆受傷。餘無恙。而尤以正副招討使，及向忠勇同學死事之慘。在今日有難

形諸楮墨者。向在同學中，年最少。僅滿十六歲。聞其尊翁與陳斌陸有舊。陳本留心爲之出脫。不意於亂兵進攻時，向獨出持槍抵抗，而彈不發。遂被馬刀砍傷腹部。血流腸出，猶切齒罵賊，自抽其腸，寸斷而死。名曰忠勇，可謂不虛。亦慘矣哉。修翁所不明者，陳斌陸獨將劉敦榮同學留在該部，未知吉凶？予央其作函保釋，交予持往。比至陳營。其承宣官某，真以予爲新軍書記長。謂統領本有令禁殺，無奈多人出手槍炸彈抵抗，遂致誤傷多人，殊爲抱歉。予詢劉敦榮可否保釋？彼謂早已放歸矣！予心良不安，恐係飾詞。彼因告以統領原有意出脫向忠勇。審及劉時，見其年幼，以爲卽向。但劉自承非向，統領頗怒。復察其爲新甯口音，恐係劉制台（劉坤一）族人，未便加害。但因楊余要犯待審，謂汝口齒不清。提開一邊，隨後再問。皂卒未能體知上意。竟未令入內，而以單衣跪於廳旁觀審。致使飽受虛驚風寒。（後知劉目覩楊余兩同志之慘死。震傷兩耳，迄今猶聾）。事後詢知爲恩人後裔。（陳係劉兵出身）授以衣鞋，溫諭遣歸矣，予疑始釋。然陳亦藉新都督蒞任，而投降。予遂附陳書田輪返省。是役修翁營救之力，有足多者。今次武漢退却，道出湘西。重晤修氏父子。不勝死別生離之感。而驚歎同學，已兒女成行。當年豪邁，略見衰減。因貽詩寄意，有云：

死生如夢感如何？後死空教歲月過。贏得餘生終復越，相期急難共平倭。避秦無復桃源在。思漢遙憐赤幟多。勁敵烏江終一敗，六軍齊唱大風歌。

穩從患難苦相尋，今復同傷外寇侵。再別汪倫倍惆悵，重過衛八爲沉吟。一成興夏
吾曹事，三戶亡秦楚客心。無恙故人羨三樂，老成指點策謀深。

修翁喻意。欣然道季子先貴從軍。今猶供職軍令部。亦知識青年從軍之一例。

抵省，謁譚都督報告。公笑謂「大難不死，不會再死。現鄂局危急，援軍不足。宜
速除袁賊，以削北勢。我已派軍醫課長黃石陔爲「京津一帶調查部」部長。此係秘密組
織，以鋤袁爲目的。汝沉毅可靠，派汝爲部員，好自爲之」。予當即承諾。惟以老母臥
病年餘。常德之變，謠傳到家。恐加母病。擬請假三日，回籍省親，以慰父母。當蒙面
允。抵舍。母病沉重，中氣不屬。低諭：「汝仍須出門，亦可。予不汝阻。惟吾家宅相
不吉。數代以來，母親從無得見兒媳一面者。我須破此惡例。故不復徵汝同意。已爲汝
兄弟訂婚。並定吉期。屆時歸家完婚。吾願足矣。」家憂國難，萬感攢胸！祇得強顏爲
歡，一一應允，以安其心。留漢口轉信地址於先父，終宵不眠。翌晨。先父步行送至車
站。一聲珍重，老淚如湧。絕裾之痛，無逾此者！

抵省。復謁都督銷假。並訪黃石陔部長，知同患難者共十九人。周岐、唐吉慶、唐
拓莊三烈士，皆爲部員。都督發紋銀八千兩，爲刺袁活動費。適譚石屏先生被推爲湖南
代表，赴鄂。予等附輪同行。抵鄂後。暫住各省代表招待所。爲前巡警道馮啓鈞遺產。
時職况漸不利。而援鄂軍因待遇不平，爭餉。經鄉先輩在湖廣會館，召集大會。苦

口勸導，遂得息爭。但北軍攻勢益猛！戰線更由蔡甸背進不已。黃總司令急募奮勇隊。予隨蘇民（奉天財務學堂之湘籍學生）之後，投效從軍。蓄戰竟日，漢陽已不能守。予等晚間仍渡江回武昌。漢陽旋告失陷。黃部長以予等別有使命，主張離漢北上。此時武昌已非有外交司護照，不能出城。黃乃向外交司張聲漢同志（瀏陽人，後爲大東圖書局經理）取得護照，並託都督府，將紋銀易成官錢局票。以減輕行李。但因漢陽既失，敵人子彈橫蓋江面。非經龍呢廠到紅關碼頭，不能渡江。及抵紅關。只剩一木刻，且被「有隣社」之日本人包妥。經黃交涉，始允附乘渡江候船。予於初雪中，偶動鄉思。口占一絕云

暮天遙望鄉關冷，雪映寒光樹影稀。遊子此時涼透骨，不聞吾母喚添衣。

不意此詩竟成讖語。抵漢後，忽憶漢冶萍公司乃轉信地點。因往探視有無家信？不幸竟連得「母病篤速歸」急電。因念別時母病沉重，恐已不在人間。方寸已亂！馳向黃部長說明。黃謂抵滬尚有相當準備時間。汝可來烟台胡都督（瑛）處，探詢會齊。將在該處製炸彈。並偵察京津實情，研究辦法，方能入京也。不意後來周岐、唐柘莊、唐吉篋三願志，因在該處造炸藥失慎，同時殉職。未幾而南北和議告成。旋

總理讓位於袁，而炸袁之計中止。調查部亦告解散。予乘英船回湘。過岳州時，適劉旅長玉堂戰死之後。潰兵放槍扣船。幾中流彈。匆

匆返家，吾母已棄我八日。停柩待子，未封紫口。遺囑須如期靈前結婚，然後成服。先父及先姑母哽咽告子。皆痛哭失聲。予暈眩目黑，幾不知是何人問世？終天之恨，百身莫贖。

三、辛亥以後之求學與歷練

至是萬念俱灰，惟侍父懺悔。旋同學來信，謂克強先生電召同學赴南京，進入伍生隊。予以家貧，正求業師李雨初先生，在報館覓職贍家。時正主編上海民聲日報也。因思附輪赴甯滬，察看情形，擇便而從。一舉兩得。元年二月，遂晉省。到母校，已改稱陸軍將校養成所。得張輝瓚（石侯）先生幹旋，遂獲同行。以短視，命入復成橋軍需學校。校長爲張筱忠（孝仲）先生。督教蔘巖。五月，隨政府之後，遷入北平煤渣胡同貴冑法政學堂舊址。時總隊長爲石侯先生。教官多一時之選。除陸軍四大教程，及經理科目外。政治經濟法律，應有盡有。予性過慈少威。本不宜於將兵。至是更有偃武修文之念。九月，以舊淵源，承文俊勳漆英兩先生之介紹，加入新改組之國民黨。休沐有便，亦時赴三貝子花園，親炙宋鈍初（教仁）先生之教訓。時劉式南先生，亦在校教國際法。課餘從學外交史。予已棄英德文而改習日文。期易閱讀日籍。且當時各科教材，亦多由日籍移譯者。漸練習閱讀原書，爲予研究日本問題之開始。惟當時目的，多在教法。尙

未深解日本之可畏與可惡。

翌年春，鈍初先生被袁氏走狗暗殺於上海。舉國譁然！自二次革命失敗後。袁氏先後下令解散國會，及國民黨。校長恐予等肇禍。密囑將黨證交出，代爲封存。予感其善意。但追懷先烈屢次失敗，而今自總理讓位後，大局復敗壞至此。不禁感慨無量！曾作小詞兩闕以記之：

清平樂

暫能春半，底事成分散？千縷柔絲蕩欲亂，又被狂風吹斷。問誰釀就春容？更憐幾樹嫣紅。野徑落花無主，一任雨洗煙封。

相思兒令

爲問年年花草，幾度化塵埃？一換一番依戀，歲月暗中催。漫教又被伊權！倩芳魂留待春回。早知輕薄東風，那時切莫全開！

當時遇事皆不得直奮，恐與文字獄也。然詞意略已盡之矣。時予貧甚。而學校月僅兩元津貼。無以贍養。以課餘爲安徽法學會譯日本物權及海上商法，並爲武德雜誌譯「肉山血海最後之決戰」一日文軍事小說。稍獲補助。然皆非以個人名義發表者。

需校爲予擴展眼界養成各種常識之時期。至畢業爲止，始終未出前四名。深得校長及師友之愛護。於民國三年七月畢業。以先父隨邑先輩袁家普（雪安）先生在滇。予志

頓分發雲南。校長欲予等前六名同校，修改本科教程，兼任分教。承改派北苑第十師見習。蠟木傑（文俠）同學，亦以同由分發北苑。照章見習三個月。以母校需人，僅三星期即調回。校中藏有前貴胄法政所遺之善本及叢書甚富。除編講義及授課外，環境與設備，較陸小時代更好讀書。對於歷代養兵及戶籍統計之因革，皆得益於此時之研討。

九月譚祖安先生忽派陸小舊友陳年頤、障華余兆熊及劉敦榮之胞弟敦楨等，北來。出示任予爲「蒙古考察團副團長」委狀。謂予在京已久。宜多負責，完成當年「京津一帶調查部」未竟之功。（刺袁）予引入別室。問帶工具否？如何運來？承告以炸彈甚好！係坐轎，藏在地板，帶進城內。均住永州會館。予焦急曰：大事敗矣。何不先以一人來討論方法？京習活人無乘轎者。僅城內居民之死於城外者，因例禁屍柩入城。故以巾覆面，裝成病人。以轎昇入城內殯殮。相習成風，守城者亦明知故昧，閉眼放行。（本地人皆守此習）今諸君活人。口操南音。而堂堂乘轎，魚貫入城。居民且側目引爲奇觀！何況偵探，已盡知底蘊矣。且袁深居簡出，予從未見其面。亦非咄咄可圖。務勿再回旅館！宜暫遠避。脫出偵探視線。重新規劃，再作計較。不然，徒死無益。除劉敦楨聽從予言，爲此案之唯一生存者外。不啻中大建築系教授。餘當時反以予爲餒。事後查悉：彼等歸寓，察知有人守候跟蹤。欲脫出偵網，已不及矣。陳年頤、康昆仲，逃天津法界被捕。殉難於北平菜市口。丁障華逃至鄭州被害。余兆熊逃至信陽，亦遭毒手。餘

不盡能記憶。此爲常德以後，革命青年之最大不幸爲予所知者。未幾禍且幾及於予自身矣。

日本提出廿一條，袁不但已屈伏，反欲乞靈爲小朝廷之帝王。國人無不痛憤。予等聚訟營議，人情之常。四年冬，松坡先生在雲南宣佈獨立，石侯師抵天津，招予等南下効力。豪情歡躍，偶弛戒心。不料早被步兵統領之偵探告密：

「煤渣胡同陸軍軍需學校本部後（三臥室）有教職員多人在球房會議圖謀不軌」

幸江朝宗爲段祺瑞晚輩，而段本不嫌於帝制。我校屬陸軍部管轄，故汪不敢逕自捕人。咨呈於段。段密交羅軍需司長（開榜）查辦。羅與張校長爲好友，且同爲力保予等任職之人。司中諸先輩，素愛護予等。當時密議，知予等無證物在校。但恐告密者與檢查者勾結，栽贓邀賞。（時此風甚盛）段已消極，久不到部。利用此機，先以電話請江朝宗派得力人員來部見總長，商量本案。料彼決不敢帶危險物見總長。待其到部，告以總長適有事回邸。已派定某協同前往該校搜查證據。如是彼輩無法能栽贓此諸先生謾惜後輩之善心。而用意周密，尤值敬佩。當時予對此等曲折，毫無所知。乃其後留東時，承參預承辦此案之邵仙洲先生，詳以見告者。聞承遺棄亭先生關照預查一次矣。

是日予正授第一堂課。課未畢，劉教育長（甄陶）已來堂內。如平日之巡視者然。及下堂時，乃不令予回宿舍強予到後院理化講堂，助其編製教育進度表。且繼以閒談。

予飢甚，殊不懌。良久，校長佩刀鏗鏘作響，步行甚急。來講堂，呼曰：幸已無事，汝可歸室。予不甚了了。急欲回臥室早寢。至門，則見予室地板掀翻，被褥衣箱，盡被拆開。稿紙封箋，狼籍不堪。予怒且訝！問何人爲此？校長已趕至。止子曰：勿聲張，行未遠也。步兵統領衙門，與陸軍部派人來校會同搜查汝室。幸無證據，汝可少安毋躁。我將赴部中探明真象，爲汝疏釋也。予因求離校，或住校外。免累母校，貽校長憂。校長謂劉仍宜行所無事。不可移動，反啓人疑。故仍暫留校授課。而心不在焉。聞此案經陸軍部以會查結果毫無實據，咨覆步兵統領衙門。江遂未再過問。未幾予亦移住校外無異大人胡同，以示坦然。

時邑先輩程頌雲（潛）先生已在湘組織護國軍討袁驅湯。（鄉銘）予遂婉商校長，以父病名義請假回湘。承程總司令委充中校糧服課長。予習軍需而服務本行，僅此一役。頌公革命先進，且爲吾邑長老。以其在外久，故承教少。得親炙訓導，亦自此始。

張校長久欲造就高等師資，適日本陸大及各陸軍專門學校高等科開放，力保予資送留學日本陸軍經理學校高等科，予於五年冬離湘經北平東渡，蔣百里先生而後，予與殷同汪時瓊李鈇珊等四人皆爲該校第二期中國學員，今效力抗戰陣容者，剩予一人而已，入世滄桑，兩堪浩歎。

四、國外留學考察與外交試鍊之初步

日本軍事學校早將中日學生分開，而專設中國學生班隊。甚至有依中國學生之國內背景而暗中分別派定指導官，施以謀略作用者。但陸軍經理學校無論學生班與學員班當時尙未將中日學生分別施教。日本軍人中，經理官較富常識。相當開明，故相處較易。其間可資回憶者，約有三端：一爲日本所得關於歐美軍事報告，承允借抄印發全份百五十餘部，有助於予等之比較研究不少。二爲感情較洽，偶由同學得借讀一般禁閱之「乙種日露戰史」，略可窺知日俄戰爭之真相。三則因同堂施教之故。每月有一兩次，以「關於帝國陸軍機密」爲名，請中國學生退席。日久，偶問日本同學：何祕密如是多？承告有時並非祕密。但因用貴國地圖，施各種作業。恐惹諸君不快，故不欲諸君參預。譬如上次登陸想定，係用青島地圖之故。但其戰術原則，將以他國地點，爲諸君講授。其後果用菲律賓地圖，爲予等登陸作業之講評。當時漫然未加深考，今始恍然於日人用心之深遠。

時歐戰方酣，日倭愈兇。而安福系又爲之內應。故予大部精力，集注於研究日本與國際動態。每日閱日本各地報紙十一種。政論雜誌，購讀與「回讀」(卽三日借讀一種

輪回替換)並行。功課及參考書尙居其次。故神經由緊張而呈衰弱之兆。且節衣食以購圖書及特殊資料。雖室人交責，不顧也。會日人欲藉參戰借款，及兵器同盟之詭說，以圖控制中國。予曾著論痛闢，皆假友人某君名義行之。蓋此時重在搜集特殊資料。故不欲居名，免惹日人之過於注意。會安福要人，赴日有所密洽。某君來商，欲加制裁。以其祕密離去，遂未果。予曾賦一絕誌感，云：

輕薄東風苦雨時，透春間有出牆枝。

危樓獨倚如秋思，花落花開總未知。

民國七年夏畢業後在陸軍被服廠裨廠千住製呢所見學三個月。未幾西伯利亞問題緊張。日本有出兵之企圖。遂演成所謂聯合國出兵西伯利亞之舉。予認此爲觀察日本對大陸陰謀，及國際鬥爭內幕之絕好機會。承張校長與木村校長之斡旋，遂得以見習日軍後方勤務名義，與同學李鉄珊，於是冬由日經朝鮮，東三省，赴西伯利亞各地，作嚴寒之戰地視察旅行。抵遼甯後，李不欲北行。謂將分任旅大及南滿各地之視察。予遂單身遠征。過長春時。呼氣與短鬚合作，已發明人造冰雪。時小磯國昭爲一青年將校，適在哈爾濱。爲特務工作之新銳。彼承福島安正之餘緒，爲日本軍人中一貫主張以滿洲與中國分離建國者。九一八事變後。彼派駒井德三再赴東北策動，草擬所謂「滿洲建國方案」完成後。彼辭陸軍次官，而屆就關東軍參謀長。飛躍一時！日人目之爲建國派首領者。

其淵源甚遠。茲不備述。彼時之霸氣勃勃，當時已溢於眉宇間，不料今日正成爲吾次當面之主敵。

時傅疆爲哈爾濱交涉員。車慶雲爲滿洲里警備司令。適在哈邂逅。勸予先由東中路北段出赤塔，可予便利。予以日本浦潮（海參崴）派遣軍司令部在海參崴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欲先到彼地，再由烏蘇里鐵路，經阿穆爾鐵路西行。車謂此綫危險難行。問帶有隨身得力者幾人？告以自兼護兵。車大笑！旣而曰：青年胆大，亦佳。至少我借汝一壯士。山東人。曾充總統（指袁）侍衛，忠勇可靠。但不識字。並借駁壳兩枝，子彈四百。隨來可運人還我。該綫隨地可遇到鬪匪。善自珍重！並囑關東大漢：此次等於我派差使。當視王如視我。毋得有誤。予覺北方長者，真孳可敬。謝其厚意，携與俱行。爲予長途唯一之閒談對手。因得知袁之僻性，與洪憲宮庭趣事。時以日軍駐在區域，非得大谷喜久藏（軍司令官）或由比光衛（軍參謀長旋繼大谷）之介紹，不能得任何方便。遂逕往海參崴。時本莊繁尙爲一聯隊長，駐雙城子。乃留日學陸軍時，中日將校懇談會」之熟人。時北政府正爲實行所謂中日對德軍事協定期。故日本軍人極欲拉攏中國將校。高談中日共同作戰。冀收爲他日之用。故對我輩初不甚警戒。因得有相當考察之便利。唔由比大谷時。予亦以其人之道，反治其人之身。高談欲謀共同作戰之圓活。非僅感情問題。尤應使兩國將校，相互瞭解其作戰與後方勤務之組織。戰略與政略之運用。

。乃至裝備給養運輸補充配給等，實際情形。敵國陸軍，皆模仿貴國。貴國將校知之甚詳。惟敵國留日者，上焉者亦不過學得紙上談兵。極乏實地歷練。下焉者因時有稱爲秘密，不會學習。故連紙上談兵，亦殘缺不全。總之皆不免影響模糊。如此安能談到他日共同作戰？此次敵國陸軍部派予遠來考察。欲得實地見習，與具體了解。希望閣下通知各高級司令部，予以特殊便利。遂得以由比軍參謀長名義，通電介紹。而日本軍人素重服從。除少數特殊情形外，幸得不虛此行。

北政府因履行協定，亦派有軍艦一艘，步兵一團，騎兵一連前往？海軍爲林建章代將，與政治代表及其他高級人員，均駐海參崴。陸軍團長王某所部。分駐海參崴雙城子及烏蘇里沿線。惟騎兵連長韓化龍，率部駐伯力。爲出兵之最遠者。恰與美軍之防綫略相同。在日本出兵企圖，及當時整個國際局勢之下。中國之出兵，實非單純之跑龍套。而爲一滑稽丑角。予則以丑角戲之跑龍套，而兼爲觀衆之一。及今思之，猶可發一笑。

由比替予向日本將領介紹後，並配給專用之車箱一間。時鄉先輩周家樹及留法留俄出身之參謀武官等，均在海參崴。談悉若干情形後。予即乘車赴伯力。住騎兵連韓連長處。日軍第十一師團駐此。師團長爲大井成元中將。留德出身，似乎日本智識階級必讀之漢籍，亦多未過目。故極崇拜德國，而鄙視中國。予抵此時。約在丁幕韓（錦）前輩來此一週之後。丁不喜張揚或迎送。故車上未掛國旗。大井得大谷電知，特赴站親送。

竟逼尋不遇。實則予以普通游客之自然姿態，早已下車矣。日本軍人多倨傲自尊。大井又爲一感情衝動者。因其接站未遇，認爲失體面。原欲示好，反而遷怒。其餘怒迫予至，似猶未息。欲故意難我以取笑。藉爲報復。因子至。照例請客。然請東爲夜八時（此在都市洋習不奇）。地點在其司令部。距我騎兵連約卅華里。鬧酒雜談後，必深夜始能歸。通道爲廣漠少人居之荒野。中途一小岡陵之三叉路口，爲著名鬪匪夜劫之地。予聞知丁事後，料此必試予之胆量者。韓勸予辭。予曰不可示弱。曰：然則將以兩騎護送。予曰無需，更示弱矣。且予料宴後，大井必以夜行不宜，留我宿。予且將拒之。予昨着中國步兵少校軍裝見彼。（護國之役所保授者）今不能令彼貽我巾幗婦人之服也。予僅携一從卒。（車貽壯漢）乘「椅座駛」，（俄文音譯爲雪地無輪之攝）按時到彼。大井曰：今日事忙，相約較晚。反累君矣。予曰長夜之飲，縱談之樂，亦大佳。

大井之計未售。入座未久，忽曰：華諺：「好漢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」君好漢乎？壞鐵乎？雖作笑談口吻，然侮我甚矣。因曰：閣下知此語之來源乎？請以語我。曰不知。予曰：宜閣下之不知也。乃爲講周農兵，唐府兵之良制。遠非日本「竹橋兵變」及「血稅騷動」之徵兵所可及。迨府兵壞，而爲宋之廂軍。廂軍壞，而募無室家之壯丁爲鹽軍，日久餉給不繼，任其自活。滋擾亦甚，故有此諺。不獨非今；更非古有。孔子重「知之爲知之」。「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」。閣下既不知，何得以此譏我？一老軍

醫監（忘其名）在座。舉杯起，祝曰：王武官勝矣！我讀漢籍數十年，猶不知此。而王武官反知日本之「竹橋兵變」「血稅騷動」。吾人應爲中國將校之進步，共舉祝杯。大井道款曰：前言戲之耳！諒不介懷。予笑曰：吾今日壓倒老生矣。始而滿座側目視予。到此皆大歡喜。宴罷。大井果謂夜深不可行，誠意留宿。予雖察其非復試予者。謝曰：盛意可感！予爲軍人。倘與閣下共同作戰，予負有夜間將校偵探之責。閣下亦將阻予行乎？滿屋歡呼。臨行。予笑曰：今日之中國軍人，已非壞鐵而爲好漢。閣下信乎？大井歎應可掬，若有所思。予曰：閣下無憂！予所遇難關，無如今夕閣下之質問者。予能破此關，無不破矣。遂告別，携壯漢乘搖馳歸。

行過半程，果聞前面槍聲三發。馭者曰：前方有小岡，其下三叉路口。常有劫犯。若者何？壯漢亦恐彼衆我寡。主折回。予曰：君非能雙手放槍乎？請將若駸壳，與予手槍、交替裝射。初次以五六十發爲度。使彼疑我方人多。如彼人少，將沉默。意爲官軍巡至，必遠避。若彼有回槍，則爲恃衆示威。然後折回不遲。中國軍官，不可輕易回日本兵營借宿也。遂如法放槍。寂無回音。予曰：逃矣。驅搖進至路口，雪光中見一男一女及小孩，伏地哭泣。出手電下語。見乃華僑。曰：汝被劫受傷乎？老者曰：無傷，未劫去何物。因急事趕程過此。遇三匪擋路，欲行劫。聞前面槍聲，逃去矣。但前面槍聲，匪更多。可奈何？予曰：前面非匪。乃予所帶之兵，已命其在此一帶搜匪。（恐有伏匪

，故作此語。二。汝無何有危急事，今夜不可行。且借予兵營一宿。各登榻，命緊隨予之攝而行。默思若非彼等先遇匪，使予計得施。則匪有三人，見予二人，必不逃，而難擒矣。非予計巧。乃予之幸運。及抵騎兵營。除衛兵外，皆已熟睡。老者等在客廳。席地攤被而睡。聞侵晨留語道謝。即馳去。口操魯音，未知爲何人也。

次日爲韓言之：韓狂喜。曰：君何由得此？予曰：此非軍人分內事。若爲外交官，則古稱誦詩三百。今日須讀五車也。因韓不甚治國學，故以此慰解之。經晚宴一席話，已打開鐵門。故在該師團駐防區內之視察，較第七師團爲好；但仍不及赤塔之第三師團。視察竣事。欲西行赴海蘭泡赤塔一帶。赴站至車站司令部，托掛車。曰：不可行。問何故？不肯詳告。折向師團司令探問。始悉因某支隊，在「破其卡烈阿」（海蘭泡支線至阿穆爾幹線之交又點）全被後。「巴爾濟瓚」（紅色義勇隊）勢甚猖獗！交通何時恢復？不能預定。予不得已仍折回哈爾濱。由滿洲里經達烏里，出赤塔。

赤塔，時爲名古屋第三師團司令部駐地。師團長大庭二郎。漢學造詣，爲一般日本軍人所罕見。故對中國觀感甚好。是否已得大井方面之通報，不可知。但對予特表誠懇。歡迎宴席，番軍位坐官指列陪。其歡迎詞，略稱：「王武官學問很深。對中日關係更有理解。當此共同御兵之時。遠來貴地見學。諸君應予以特別便利。其所欲知欲看者。盡量加以說明，妥爲引導。」其詞固有非予所敢承者。然經此吩咐後。對予之研究視察。

較多便利。此行最愉快最豐收者，仍爲赤塔。不但軍事。因謝米諾夫亦在彼地。此中政治關係，亦得略窺堂奧。不詳述。

予迄今堅守酒戒。與謝及其顧問黑澤準大佐有關。黑澤爲當時之俄國通。其在製造「遠東共和國」之地位，恰如小磯國昭之於偽「滿洲國」。嘗俄國舊俗之鬼節，（華僑或稱雞蛋節）謝約予及大陸黑澤等飲宴。出其最好之「沃妥卡」。大庭不飲。黑澤善飲。予不能飲。但碰杯後，例非乾不可。予飲大半酒杯。約一刻後，已人事不知。次午醒始覺身在中華商會（下榻處）床上。舌糙如木製。口乾聲嘶。詢知予當時倒地身軟。被抬上車，護送歸寓者。始悟禹惡旨酒之所以。予戒紙煙屢次失敗。而酒戒則至今不破。酒能誤事，有如此者。故予以爲外交官及軍人。善飲固佳；不飲尤妥。

原擬第三師團駐區視察畢，即由上烏金斯克，經恰克圖入外蒙。一因第七師團駐地，僅經過而未視察，二則因盧布波動損失。旅費不繼。乃折回滿洲里。訪第七師團司令官。該師團駐滿已久。對予僅表面敷衍。請各地相差不多。君在赤塔久。當有特殊心得。此間乃後方甚平凡也。予感知話中有話。始憶軍入滿洲里境。卽有日憲兵曹長五味目。貌爲照料，緊隨予行。知有異。路巡視野戰倉庫，卽告辭而赴長春。五味目仍隨車伺候。車抵長春。則其兵站司令官，與日籍經理同學三人，已到站迎接。堅邀住兵站司令部。予恐任彼，將偷查行李。告以我尙有事，隨後可來。逕赴福順棧柱宿。彼等隨至旅棧，問

有何特殊心得？與滿洲里所遇，同一口吻。更覺不妥。乃給之曰：長途困頓，欲得中國式沐浴。擦背修腳，來一整套。今宵讓我稍息疲勞。明日當叨擾求教也。予送之出大門。返室。招經理來。問晚車有何客赴奉天或北京者否？（當時舊名）有事相託。乞介紹。一見。彼見予着軍衣。即曰：孟都督（恩遠）之參謀長某，（忘其名）將晚車赴京。予托持片先容。因告以有若干文件，似被日方注意。請代帶至奉天或北京。請約地址，屆時將親來領取。某謂君當知孟與老帥（指張雨亭）不甚融洽。派我到京，亦係秘密使命。恐因君事被查，連累我事。予大爲失望，但亦諒其立場。彼去後，因先將文件分別理好。再問經理，尙有何人去？曰：僅一女客。恐不便。予以事急，問新裝乎？舊裝乎？曰：半新舊裝束。但知爲奉天青年會人。予曰無妨。仍托先容，承來予室。曰：先生有何事見托？因略告所以。曰：是易辦！我一女流，且久住奉天。無人注意也。先生如肯相信。請即交我。來青年會取可也。復曰：既係要件，請於封口加印章。陌路相逢，他日交還。亦欲我有以取信於先生也。遂封交與彼。覺中國婦女大有進步。其胆識細心，遠過於孟之參謀長。去後不久。又有敲門聲。啓視。則兵站部諸人又來矣。曰：浴罷乎？曰：未也。因諸位欲問心得。我亦有須請教者。正理文件，預備明日持訪奉擾。在尊處行日本浴。因開箱將理好之文件。任彼輩翻閱。和以雜談。但彼輩僅注意文件。予故出若干愚問，以示予甚淺薄。彼輩遂挾赴日本料理店，胡鬧至夜深而別。次日竟未來邀

予亦於是晚起奉。則隨車伺候者，已易人。管蓋不同耶？此人智慧更低。予餉以三碗台，有時故意托其看顧行李。寧彼必無異狀。

回抵奉天訪李海秋同學，並赴青年會取件後。即回北平母校。寫報告。承校長欣允在俄代印。旋殷同來訪。謂現正組織參謀旅行團赴外蒙。知君好旅行，已爲加入。予曾於趙樂亭先生處讀志伯愚（銳）塞外竹枝詞百首。記由張家口至烏里雅台之驛站風物頗詳。甚感興趣。予等預定之行程，大半爲志所曾經。

於是以前五輛汽車，由北平經老爺廟出張家口。沿公路向庫倫出發。四日到達。沿途所經。予另有記。繁不具錄。時初林、滂江、烏魯一綫。爲騎兵旅長吳金聲防地。（吳後在接收青島時同事）承語我：蒙俗四事，必須牢記。否則將到處碰壁。一、不可持任何棒杖入蒙古包。必置於戶外之左側。則可受歡待。否則蒙俗以爲將趕走其牲畜。定撥獸羶。嫌惡最甚。二、夜宿蒙古包，出外行便。必先告主人吩咐其狗。否則出戶必遭惡噬。甚至喪命。三、爲不可近主婦、雖女不禁。然宜保身。四、以井爲家，到站方有井。趕程如不能到次站，必須早歇。中途無宿處無飲食。今不知如何。時予等隨處宿公路站，宿蒙人家極少。

日本之西伯利亞出兵，與予之參謀旅行。雖性質不同，皆成夢幻。其移在日本重逢

某君，在其五旬宴席談往事。彼猶抱功利主義，霸氣如昔。予貽七律以諷之云：

有爲未必勝無爲。五十塵勞亦濫竽。烈士殉名狂士笑。前人哀古後人憶。事爭成敗

皆塵土，理析微芒空是非。紅葉如君老猶媚，只應長醉不須辭。

五、再度留日與赴美之動機與觀感

日制，陸陸夫及專門學校學員班畢業者。依其科別，得入帝國大學研究。如砲兵進造兵科。工兵進土木科。經理進法科或經濟科。乃至海軍進造船科之類皆是。予自廿一條案起，雖欲以新觀點研究日本。然如此則對日本公開刊物及正統派之紀錄。均須採懷疑態度，從新檢討。讀「乙種日露戰史」以後，愈感有此必要。但資料將更缺乏，殊難探索真象。從前沾沾自喜，認為有所得者。到此自笑受愚。頓覺空虛以外，殆無所得。且思北方固無予可辦之事。西南情形亦極複雜。大元帥且早已辭職赴滬。時又逢巴黎和會失敗。認為內政關心者多。予仍應從吾所好，努力研究日本，及以日本為中心之國際關係，認為予當盡之義務。復商承張校長，得以原薪送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。時經濟學部始由法學部分離獨立。予入經濟學部。方伯雄（鼎英）吳鷺芝（和宣）兩同學，皆同樣入學。方入造兵科，吳入土木科。時予時已不重在學校功課。多在圖書館研讀，並常川充各書店巡閱使。蓋在經理學校末期。已感到日本在日俄戰爭以前之法制未備。自信心低。其時課程及出版物之特色，側重比較研究。是後法制已形全，而自信心過高。其特色側重解釋日制。除作為一種日本研究而外。於吾人之觀摩取法，殊少價值故也。

甚至談到比較，一切以日本爲最好。產生所謂「潘扎學者」。潘扎，即維新以前之藩紙幣。亦如清末之地方紙幣，出境卽難通用，至少貶值。故其後日本所出人物，皆一邱之貉。無高瞻遠矚之總合天才。如有可稱特殊人物，卽爲潘扎學者之瘋漢。今日軍閥之自我陶醉，釀此大禍。職是之故。吾人抗戰勝利後，亦當引以爲戒。以免故步自封，關門自喜。而不知九州之外，更有大九州也。

雖然如此。其時日本已成一有秩序，且相當有法治精神之國家。以予親歷，亦有可述者。龔德柏君留日早於予。予之日本研究，除戴季陶院長，而外得其啓發者不少。但彼早已爲日本警署一著名之黑籍人物。因見國家之紊亂，與當時政府之無準備。曾與予約：凡駁斥日本之對內外宣傳，彼任之。而沉潛探索，並爲異日國際論壇之準備。財子任之。自是多事，如斯響應。一日彼被日警跟追太急，趨予寓暫避。警亦隨至。曰：某來乎？曰：已去矣。脫履欲入視，問可許我入室巡視乎？曰：不許！汝乃警察，予乃軍官。如見疑，請往叫憲兵來，則可任其搜查。彼果如命。追憲兵至，龔君早由裏門免脫，杳如黃鶴矣。雖日警笨拙可笑。然由法治觀點言之。未始不可觀過知仁。如在今日，則連我亦入警署矣。

九年暑假後。某星期日。唐孟超先生侵晨來敲門甚急。予訝其何早？謂有朱某欠館賬。臨回國，由郭玉兩人担保。約三月內，分期匯還。至期稟約。今担保人之一——王君

欲回國。商由郭君一人担保。館主不許。邀其戚某警察來，逼還錢。郭不解日語，互罵。昨夜已被拘入警署。我氣憤，隨往照料。禁入內。但聞爭吵並叫打人聲。我高呼警察可打留學生乎？內應曰：有時亦可打人。我一夜失眠，特來商對策。予曰：警察打人，儘憑耳聞。彼將狡展。受傷乎？此外有何證物乎？曰：館中爭吵時。因郭不通日語，該警曾出名片作字示郭。未知作何語？予請取來研究。則見爲「刑事警察某。」上書「應即時付款，否則拘留！」予曰：得之矣。債權債務，乃民事。刑警干涉。乃濫用職權。卽在法庭起訴。法官對債務者，亦祇可依被告之支付能力，判決償付方法。並無勒令卽時付款之權。何況對担保人，以不付款則拘留爲威脅，並且打人。乃濫用職權，蹂躪人權，與強迫，三罪俱發。我等必勝。時留學生大動公憤。龔君來告：多主開留日學生大會，要求使館提出交涉。予曰：可囑開大會，但不必真開。真開，則彼方以爲不過爾爾。反失作用。如由使館交涉，則石沉大海者不止一次。春間日本衆議院，曾提改善留學生待遇案。因商定：諸君囑開大會，我以調人姿態出現。或有結果。

未幾，主管警察署長大久保留次（此人後升內次）禮裝來舍。托予設法停開大會。謂正內定陸宮內省警察署長。不幸屬下出此愚警，開罪貴國留學生。懲罰條件，皆好商量。若開大會，則予之前途休矣。予握此弱點。更有把握。予謂貴國議會亦正謀改善留學生待遇。反出此事，殊可惋惜。予以兩國友好關係，正擬以合理條件和解，但未必能

獲開會交涉派之同意。彼問條件如何？因告：

- 一、該刑事應制服，借通譯，向被告者道歉。
- 二、貴署長應制服，率該刑事，持書面。向留學生總會正式道歉。
- 三、前項手續完成後，該刑事應開革，以儆效尤。
- 四、應由警視總監，通令各署：禁止侮辱留學生。並保證以後，不再有此類不法行為發生。

大久保沉思良久。謂一二兩項，可照辦。三項則請念該警子女太多。可領來驗看。如令失業，一家無依。請本人道主義，從輕罰俸。並調往無貴國學生居留之普通寺警署服務。四項，請體念本人前途。如由警視廳通令。則風聲遠播，等於開大會。請減輕，改由本八通令所轄各派出所。留學生幾全部在敝署轄境。並無大異。是案遂照此了結。其道歉書，不知今尚在留日學生總會否？此案固因握有大久保弱點，然亦靠當年之法治精神。在今日，則殊不可能。使館七十年來，從未有如此次國民外交之成功者。亦可見事在人爲也。

當時日本自由空氣尙盛。抗戰後，日本效法納粹之焚書或追溯毀版者，以民七至民十二之出版物爲最多。予修業期間尙餘數月，被派赴華盛頓會議。予之指導教授，高野岩三郎博士，謂補一論文即可。予之論文題目，直譯爲「由社會眼經濟眼論日本民法」。

指摘其不合理之點甚多。倘今日有違此論交者，必被日本捉將官裏去。可見民國七年至十一年。爲日本自由民權與法治精神最後之黃金時代。

先是，東京留學界有學術研究會。其外交研究部，推予主持頗久。如「美國議員團」皮爾思一行，考察遠東情形。抵日後。欲於赴華前待中國留學生對於中日問題之主張。當時認爲一極好宣傳機會。曾遞一說帖。卽由予主稿，多人分譯者。自美國發出招集華盛頓會議之請柬。同人鑑於巴黎和會之痛史。認爲唯一翻案懲日之良機。由予草擬「華會之預測，與中國應有之準備綱目」小冊子。爲討論對策，考求論據，搜集材料之用。龔德柏君，尤爲熱心。謂此次如再失敗，中國休矣！我輩須乘此與日本惡戰一場。因此小冊送其恩師胡子靖先生。聞由胡交汪伯棠先生，閱看。汪適被顏駿人總長邀任代表團高等顧問。以年老喘疾，不欲行。觀此大喜！以示顏曰：請以此君代我。勝老驥跋涉多矣。顏請邀來一談。汪曰：予未見其人。因電招予往。邀龔君偕。謂君不去，予一人赴美，亦無用也。除整理必需參考圖書外，並帶若干祕密文件，可爲要求日本撤退駐軍警察，禁止兵輪出入內河，及撤退郵電局所之確證者。先赴北平。當時日人所辦之順天時報，乃一諜報組織。消息最靈。早已登出「汪大燮辭華會中國代表團高等顧問。薦王大楨自代」(予原名今以字行)之消息矣。及偕謁汪。驚曰：汝輩均如此年輕耶？後生可畏，中國有望矣。卽電顏。囑速往。因又偕赴外交部。並出密件，請交譯英文付印。顏

曰：何不先譯印帶來？來不及矣。與汪映照，恰如一剃頭担子。龔君憤甚！以告梁秋水。秋水狂喜曰：無妨。爲國家事，吾當動員「導報」人力財力，晝夜以赴。不誤行期也。因得各印三千冊，携以赴美。如此有力證件，竟不被收入公文，正式提出。宜乎華會之中國六大要求，皆無結果也。迨九一八後。顧少川代表，約予赴日內瓦贊襄時。承詢關於後藤子爵指斥日本陸軍擾亂滿蒙之祕冊。尙有底本否？至此，始被收入評帖，正式提出。以證明柳條溝事件，乃日本一貫之慣技。此一鋼刀，在十年後，猶能一割。可惜當年新發於鋼，而不見用也。固未必代表不知其有用，因政府之本質不同，故也。予以譯文及珂羅版原文印本，交顧代表後。於原件上，錄前人詩。以誌予慨：

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。今日把似君，誰有不平事！

華會閉幕後。時予之求學時代，已告結束。而就職問題，極費躊躇。因前後所萃心研究者，或爲軍事，或爲外交。欲爲民族之衛兵與律師。然予秉性過於慈恕。信仰總理博愛精神外受佛教及托爾斯泰之影響亦深。尤以短視，改習軍需。自知非將兵之器。內政則除涉外關係之事項，爲予所注意外。以時間心力有限。多從忽略。久梗膈膜。故非予所能任。以當時情勢。北方政治，更不應參預。故決心除對外工作外，祇能寫讀教學，以待時。

回國，即承王亮畴先生介於王儒堂先生。（事後知之）任魯案督公署調查部副部長

，行政處副主任，公產及鐵路兩評價委員會委員，青島接收準備委員會委員，細目協定起草委員。旋任接收青島行政及公產兩委員會主任委員。接收後。任「殘務整理」主任委員。及膠澳督辦公署政務處長，兼法規編查委員長等職。迨吳佩孚欲由膠澳籌鉅款，買收廣州海軍。並月負擔七十萬軍餉。予起稿，勸熊督（炳琦）去電反對。大觸其怒。遂與熊同時辭職。改任山東統計講習所所長。並自授「中國歷代統計制度及思想源流」一新科目。自經天同學，初訝爲杜撰。及來所視察後大爲驚歎。謂今後當更多讀祖宗遺產。迨張宗昌來督魯。魯紳夏樸齋（繼泉）高審廳長張益吾（志）等，欲利用張懷斌（夏姻親）實力驅張宗昌。予預其謀。及八里莊事敗。予偕夏勸張暫避。張以囚糧未發，恐諸犯庚死獄中。約後行。予等微服由青島渡日。張竟殉難。予舟中口占云：

風濤萬丈襲孤舟，舟自悠悠水上浮。樓閣到時消海市，煙霞招我住瀛洲。回看故國微如髮，轉覺餘生輕似鷗。偶問同船殊意緒，歸人歡喜去人愁。

至是予又得在日本作一年古語及其古文書之研究。以補我深究歷史文化之不足。由是已得略窺其偽造歷史之經緯。迨北伐軍興。陳儀（公俠）同學邀任蚌埠禁煙局長。予婉辭。因予雖習軍需，極不喜閱乾燥無味之賬籍。故護國之役，一任軍需以後。不復爲此。且雖廉介自矢，然不諳胥吏弊習。恐無能監防。故終身不欲理任何稅收事務也。旋得何鍵（芸樵）師長電邀。自審將兵非予所宜，參謀尙堪一試。買輪進歸。抵滬，知

李寶章兩面玲瓏。孫傳芳在寧，新由外輪捕殺我方一團長顧某。（忘其名）多勸不如化裝易名爲佳。遂化名「大田一貞」，乘日輪南陽丸上駛。過南京口占一絕自嘲云：

久別遼東化鶴歸。樓船鎖鎖舊痕稀。近鄉不作還家夢，誰識王曾老布衣。

追舟過大通。始入北伐軍範圍。空氣一新。臥艙稱病及僑裝避人者。蜂擁出餐廳。歡呼高論！孔祥熙（庸之）部長及孫夫人等。在大衆包圍中，笑容可掬。皆不復相遇若不相識矣。或敘往事，或談新聞。興奮過度，夜夢當年漢陽失陷時，敵砲聲雜槍聲，密逾舊歷過年之鞭炮頂打。驚醒後。再用前韻，口占一絕自慰云：

萬里風濤一艇歸，舊時陳迹認依稀。

驚心十五年前事，烈魄英靈詔布衣！

始承唐生智（孟濤）軍長，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上校參謀，旋由何師長保委該軍第二師參謀長。隨戰況與部隊之擴展，予薦升第三十五軍少將參謀長，及江右軍總指揮部參謀長。時寧漢分裂，予辭參謀長。被委爲中將總參議兼代安徽民政廳廳長。西征軍入武漢，予等退至木牌洲時。以蔣總司令已回滬。應派代表前往請示。唐孟公守野時，亦囑今後軍事，應服從蔣總司令領導也。遂派予爲總代表，赴滬。過漢口，適遇劉文島同志。（塵蘇）携密令，由上海來。將入湘。精誠感召，不謀而合。遂分途進行。在拉薩路吳公館，（現新疆主席舊寓）音謁總司令，及何成濬（雪竹）朱紹良（一民）

諸先進。奉委爲革命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。自是而後，調停魯何。奔走各地。以及赴歐研究，贊襄日內瓦中國代表團。及任士使館參事，調日使館參事，任交通次長等，以迄今茲。莫不唯 領袖之命是從。靡有他念。其中承辦委細，有涉極密，而時間性未過者。不便詳述。除可公開部分，與自我檢討有關者，略收入次節外。餘俟 本黨六十週年紀念時，重作回憶與檢討可也。

六、概括的自我檢討

以上回憶中，隨處已有若干檢討。茲概括並補充之。從予之黨政軍生活，以及爲人處世，治學等，……反省自身之缺點與長處。自然缺點甚多；而長處極平凡。希望在本黨六十週年紀念時，再自檢討一番。如能修正若干缺點，增加若干長處。能多有點貢獻與成就。全賴本黨前輩及師友同志，賜以訓誨指導。

予對於黨。深愧貢獻太少！努力不夠。雖辛亥前後，曾作獻身的奮鬥。但成就毫無。尤其在黨之受難時代，——自二次革命至北伐開始——最嚴重關頭。爲予求學及開始與日本鬥爭的時期。雖然在思想與言動上，從未違反革命大義。除外交工作外，亦未參加北方任何政治。且因反對吳佩孚買收廣東軍艦而去職。然究未能從黨的本身奮鬥，是我最大的缺憾。

對於黨義。自總理遺教在當時單篇或單行本發表，或以中山全書印行之時代。固然隨時恭讀。但因我正研究日本及國際關係之故。特別對於民族主義，及遺教中涉及外交與日本部分。研究和應用較多。同時深恨觀音山之役，將總理手寫「對外政策」及其資料毀失。而且當時關於外交論文或史評，純以三民主義立場和觀點出發者，甚少！使我如孤舟航大洋。既失指針，茫茫不辨彼岸。從許多失敗的經驗中，雖悟到若干條理。近年欲就總理遺教總裁言論與本黨歷次決議宣言，以及總裁關於處理外交的事跡中，抽譯「三民主義國際問題研究法」的整個體系。然學力識力，俱感不足。且事關黨義，不敢輕着一字。僅陸續寫成若干表解圖解例解，及初步資料。雖表解曾經呈蒙總裁核定嘉勉。命陸續補充，俾成專書。然茲事體大，尚在極審慎研究中。因此種觀念，一般尙未普遍。故遭遇若干苦鬥與誤會。關於民權，尤其民生主義。與對外關係亦切。此點更難研究。到此境地，尤自愧學識不足，與認識淺薄。正今後當加深努力之處。

主義的實踐。以研究和職務關係，對於民族主義的實現，始終不斷，在努力奮鬥。其他尙在消極程度。即從尊重人權，與不謀私利做起。實在太不夠。但日常生活中，常自檢討，至少不作違反主義的言動。大體差堪自慰。

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」。在總理遺教中，予最服膺「立志做大事，不要做

大官」之訓示。總裁言論中，予最服膺「實行主義犧牲個人」之誓詞。予自學生時代起，即常爲國家搜集有用之祕要資料，爲他日用。例如：在華盛頓會議及日內瓦國聯大會——兩大外交要案中。關於揭穿日本罪惡之日文證件。乃至駁日本代表關於田中密案之詭辯等。難題。除予個人提供者外。迄彼時止，主管機關尙無此等準備。固然不足稱爲大事，至少在立志做大事。至於做大官，從來無此夢想。如爲予所能効力且於國家有益之事。從來不計較任何地位與勳賞。例如青島交涉時。王正廷（儒堂）督辦，在北平已下令任予爲行政調查部部長。及抵濟南。因田中玉早派袁良着手調查。爲與地方融洽，商予屈就副部長。予笑謂：督辦知我爲做事非爲做官而來，名義請勿介意。而予効力更勤。領一俸薪，先後身兼七職。常晚二時就寢，早八時仍須到會。惟恐有誤國事。賀耀組（貴嚴）公使，電邀予任土館參事時。予適在倫敦。郭泰祺（復初）大使，爲愛護後進。猶謂汝在華盛頓會議同資格者，多已早任公使。今尙屈就參事，頗爲惋惜。予以日本終不免爲敵。中土關係，如不友好。則亞洲將無地位。欣然前往贊襄，且有若干特殊成就。反是：若爲予能力所不勝者，雖地位高於現職，從未敢貿然嘗試。例如：曠停魯何事竣，譚院長甚爲嘉慰。有授予爲衛生部次長，以示酬庸之好意。予以非所學而婉辭。如此者尙多，不便詳述。迄今予猶爲一白丁與平凡黨員。不失本來面目。且樂爲之。此非欲自表白。乃自省奉行遺教。殊感不足。惟此一事，願終身實踐。俛有顏而謁總理於九天。

也。予以憂患之身，繚紉之資。迭當疑難之任，從密勿之政。惟有以勤補拙，以修正謬。逆來順受，舍小從大。如此定力，實服膺 總裁「實行主義犧牲個人」之所賜。此中多不可言，其有時間性已過，略得告慰於各同志者。例如當五三濟南慘案之後，廢止中日條約之前。時正與英美開始收回關稅權交涉。日本軍閥，反乘機鼓動輿論。欲於我發出廢約通告時。藉以實力保護既得權爲名，派海軍及陸戰隊來華示威。其演變固未必即敢逕發動戰爭，挫我北伐。至少擾我收回稅權交涉。使英美躊躇，而先就商於彼。爲當時一大危機！王部長得報。囑我以個人資格，持其介紹私函，對日作非正式之游說與宣傳。冀不累及政府，而止其出兵。此實一大疑難之祕密任務。予不携一助手，單騎見回紇。且擒賊擒王。先與出兵有關之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中將，海軍軍令部支那班班長津田靜枝少將。及陸軍省代表三井清一郎局長等。在「錦水」舌戰四小時後。彼等已不敢出兵。（詳情專文另述）當時松井等，開始即以「帝國既定之對華方針，決不因王大積君一人來此，而有所變更！至少王君當知道」。「如此游說無用，可派人陪游三日，走爲上計」。無異見面即下逐客令。予因撇開本題。而指出伊藤國策完成之日，即已死滅。現日本國際地位孤危已極。並不見有一政治家政論家慮及此事，擬議新策者。如盲動，自招潰敗。中國仍有死裏求生把握。由談日本自身問題入手誘其入彀。卒使之喪失自信而約考慮一星期再答覆。至是改口稱：如君所說，知以貴政府立場，非發廢約通

告不可。此點今已諒解。但如先即對日本適用臨時辦法四條。則未免使日本大難忍受！仍將以實力擁護既得權。此點盼電貴國政府特別加以慎重考慮。予當時見已放棄其破壞關稅交涉。甚至演成破壞北伐之武力行動。而僅謀實際上暫保與英美同樣之待遇。並不再爭辯而明白承認我發廢約通告之必要。在當時已盡其可能之讓步。故未旬日，即已完成主要使命。密電報告王部長。廢約之一大危機，遂告消弭。惟當時為田中內閣，予猶恐其信心不定。或藉他故作怪。故再向內閣全員，樞密院，各政黨，及元老。乃至與其皇室東久邇宮親王等，作周密之游說後。又對東京各大學，及著名中學，以及各團體。乃至橫濱、千葉、長野、神戶、大阪、各地方團體等迭開講演會及辯論會。有把握後，並曾作民政黨選舉之應援演說。暗植推倒田中內閣之勢力。以為牽制。

當時日本尚吝承認國民政府，欲藉緩若干交換條件。適日皇將行加冕典禮。予商於汪榮寶（袁甫）公使。以國際禮儀與國際政治，固有區別。但既通慶弔之後。究不便再因承認問題，而提出要求。遂共同建議，備禮道賀。日本外務省亦曾以「共同公文」方式，發出請柬。忽東亞局長有田八郎，向汪勸告：貴國道賀，固屬好意。但敝國尚未承認貴國民政府。此舉大可不必！汪憤極告子。子曰：公使地位不便嚴加斥責，免其惱羞辭版。但同去，由我發言。必要時，委實於我個人言論，非國家意思可也。遂往詰責有田。問：汝為新外務大臣乎？曰否。然則田中兼大臣有公函招諸。汝以何資格辭容

？又問，汝曾越級向內大臣建議，經天皇裁可乎？曰：何敢！曰：然則汝何能替天皇辭客？又問：汝日本國民乎？曰：當然，君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曰：此大事也。汝皇加冕。日本人應惟恐隔鄰四億人不道賀，有失顏面。今汝反辭退，是何居心？我即將召集記者，當衆發表以明是非。有田惶急賠罪。謂當時適酒醉。予曰：公使代表國家，應向公使賠禮。以後汝不可再飲矣。遂不敢再有妄言。而承認問題，亦水到渠成矣。其間森格次官，見予一卒子過河，將死老將。屢逼予歸，並弄小術策。或設計由勞工團體請我講演，擬由壯士互鬥，而以我講演擾亂秩序爲辭；或命警官將予在早稻田講演，斷章取義印成筆記，謂批評日本內政。欲藉詞逐客。均設法擊破，經據理駁斥。彼遂動員謀員，以身邊危險爲恐嚇。並在東京造謠。或稱我激怒日本，將惹大禍。或謂冒稱特使，越權言事。甚至謂予在大阪有受賄嫌疑（實論戰最激烈之地）。而周龍光爲之內應。無非欲把我氣走。一般人士，本不明予之祕密使命。予遂在內外夾攻之中。然予一秉 總裁「實行主義犧牲個人」之誓詞。一切不顧，行所無事。事竣歸國。舟中賦「西江月」以自慰：

八面楚歌聲裏，一心趙壁庭前。與身俱碎纔能全！患難讒疑不免。此日虛傳蓋改，他年話賸魚筌。何求何忤更何愆？自慰良心一點！

歸國，承王部長親函致慰。謂倘無君在日本半年之艱苦奮鬥。至少關稅交涉，必被日本破壞。此間得順利進行，稍有成就者，君之盡力爲多！得此數語，榮逾華袞。予服務黨

國，一本此誓詞精神。亦知公道自在人心，終必水清見底也。此事在日本黑板勝次博士所著「模範世界大事年表」，尚佔二目。在日本影響雖大，然迨少爲國人詳告。當時鄭異同志奉派在日本舉行登記。初尙責予何不來黨部報到？經說明後，彼極力鼓勵予。而陸軍學生暨督林振雄同志，自外交部停發經費後，舍館授餐，墊付旅費。均爲予有力之支持者。此亦非予欲自表白，實對總裁訓示，奉行不夠。惟此一點，亦願終身行之。期始終忠從總裁，除大難以達寬衢也。

至於予之爲人處世治學，缺點更多。以自幼用力過勤。早有神經衰弱之養身病。常專注一事，而忽略其他。且健忘，尤難記人名別號或托件，無意中開罪於人不少。近年主管研究機關。對每日時事動靜，固須注意研究。且須作預測，或籌對策。除自己所專外，尚須努力理解他人之專門。至少能欣賞或質疑得當。方能指導工作。故不但人事應酬，一切疏忽。甚至事務亦無暇巡視督導。疏漏之處尤多。尤其研究機關，與行政機關之組織原則多相反。須尊重各人專門，使能自由獨立研究。並宜予以充分讀書潛修時間，以增進其研究實力，而收集思廣益之效。故除事務部分外，有難適用層層節制。以主官意志爲最高決定者。有時深思熟考至某境界時。非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達此一關。則思路一斷，或不復來。故亦有難嚴格適用辦公時間者。尤以研究非單純訓練可比。欲就一問題，求得三民主義之正確解決。而闡發其優點。則非同時研究法西斯主義與共

產主義等。將無從由比較研究上，抽出結論。依七年來之經驗。在一般機構中，欲辦研究機關。恰如在雜誌界，欲辦一圖書批評雜誌。非讀書界已有豐富之供給來源，與批評界已養成公共信條，良好理解等，——客觀條件成熟時。殊不易維持發展。故中國圖書批評雜誌，若斷若續。適與研究機關之難辦相同。且雖帶國策性質之研究機關，大半亦具有學術性質。欲免貽笑大方，須透視各國研究機關之通則與特質。在通則上，大體除事務部分通用一般行政管理之原則外。關於研究部分，多只責成質量，而不適用嚴格之行政管理與辦公時間。然此非社會文化水準提高，內外均有此理解，及研究人員之自覺時。殊不易如理想推述。本所在戰時服務期間，尙兼有特別任務。亦不能完全適用研究機關之通則。故迄今猶又祇有內規，未作正式定案。以待時機成熟。此恐以適人主持，猶感棘手。反躬檢討：以予之寡學淺識，又乏經驗。且神經衰弱。實可謂毫無貢獻。無寧爲最不適任之人。亦會再三懇請。另簡資深博學之能員，主持由與中會以來所欲設之新機構。然又多負有更重大之現實責任。此予對於黨國，常愧以蠶測海，如蟻負山。不勝祇悚惶愧，翹足以待者也。

總之予自參加革命三十四年以來。雖始終堅守信念，從未加入黨外之任何政治團體，亦未加入黨內之任何派系。始終爲一極平凡之黨員，無赫赫之功。如以平凡黨員爲黨之基礎，則予亦幸得本黨礎石之一。且樂於終身爲之。

(完)

